

7.僧说法悟主，明示无常

说法悟主

齐僧，昌黎人，年二十八，投实公出家。齐文宣征之，不就，造，扶接入内。稠为论三界本空，国土亦尔，世相不常，及广说四念处法。帝闻，惊悟流汗，因受菩萨戒，断酒肉，放鹰，去渔，禁天下屠杀，月六、年三，民斋戒。

南北朝北齐时期的僧稠大师，是昌黎(现今河北)人，二十八岁时投到钜鹿景明寺的实法师座下出家修行。

北齐的文宣帝高洋，听说僧稠大师道德高深、名望远播，下诏请他入宫。僧稠大师推辞不去，他不愿主动攀附权贵。文宣帝求贤心切，亲自登门拜访。到了之后，皇帝亲手扶僧稠大师进入内室，态度十分恭敬。

僧稠大师为文宣帝开示法要，讲了三层道理：第一，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，本来是空的，并没有实有的自性；第二，你所拥有的国土也是如此，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象；第三，世间一切现相都在无常迁变之中，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。接着又广泛地讲解了身念处、受念处、心念处、法念处这四念处的修法。

文宣帝听后有所解悟，震惊得全身冒汗。三界本空、国土亦空、世相无常，这些话对一个坐拥天下的帝王来说，冲击力可想而知：自以为牢牢握在手中的一切，其实都是空的、无常的。文宣帝当即受了菩萨戒，并做出一系列的改变，戒掉酒肉，放掉了用来打猎的鹰和鹞，废除了捕鱼和田猎的活动。不仅自己改变，还下诏让全国人民在每个月的六斋日(初八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)和每年的三斋月(正月、五月、九月)，都戒杀吃素。

(1)直陈法理破虚妄

面对坐拥天下的帝王，僧稠大师没有用神通，也没有回讲其他，而是直接讲了佛法最核心的教义——无常、空性、四念处。这就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击了帝王“以此为实、以此

为乐”的虚妄大梦。文宣帝的流汗，是内心巨大的震撼，是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如梦幻泡影时的身心反应。

这也说明，法门的运用要看对象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像佛图澄对石那样的猛将，先依靠神通折服；康僧会面对孙皓那样的暴君，先引用儒家教义来说明；而文宣帝已经肯亲自来寺院迎请法师，说明他对佛法有真切的渴求，僧稠大师观其根器，判断他能够直接领受第一义谛，所以不绕弯子，直说空性与无常。

(2)修证方为弘法本

僧稠大师给我们的启示是，佛法最根本的力量在于法义本身。一个修行人如果对空性、无常、四念处有透彻的理解和真实的体悟，那么他说出来的话自然带有穿透人心的力量。修证是弘法的根基，有了这个根本，讲法才会出现明显的效果。

再者，无论是被人请教佛法，还是处理世俗事务，不要为了面子说好听的废话。像僧稠一样，一旦开口就直指核心，让人立即有所醒悟，出现断恶修善的效果，这才是对人最大的负责。

8.玄感悟东宫，劝修慈戒

感悟东宫

唐玄，弘农华阴人。观初，帝以琬戒德野具，为皇太子、诸王授菩萨戒。琬致书皇太子曰：“今略经中要务四条，惟愿留意：一曰行慈，谓依《涅槃·梵行》之文，舍养济；二曰减杀，谓东宫常多所宰，殿下以一身之料遍群，及至断命所由，莫不皆推殿下，请少杀生以永寿命；三曰顺气，谓不杀曰仁，仁主肝木，木属春生，殿下位处阳，请春季禁杀断肉，以顺阳和；四曰奉斋，谓年三斋、月六斋。何者？今享大福，咸资往因，复能进德，弥增美矣。”皇太子答曰：“辱师妙法四科，谨当之心府，奉以周旋。永胜因，用资佑。”

唐朝的玄琬律师是弘农华阴人，戒行精严，德高望重，朝廷官员和民间百姓都敬重他。贞观初年，唐太宗因玄琬律师的戒律清净、德行高隆，朝野上下都十分敬仰，于是下旨请他为皇太子和诸位王爷传授菩萨戒。

玄琬律师特意写信劝谏太子，说道：“我从佛经中简略归纳了四条要务上，恳请殿下用心奉持。

第一条：行慈。依照《大般涅槃经·梵行品》中的教导，以慈悲心修养自身，同时兼济天下。

第二条：减杀。东宫也就是太子府，每天的食物需要烹宰大量的。不仅是殿下您一个人的饮食，还要供应众多属下饮食，而这些杀生的罪过追究起来，都要算在殿下头上。因此，恳请殿下少杀生，以此来延长自己的寿命。

第三条：顺气。不杀生叫做仁。按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，仁德对应肝脏，肝属木，木主春天和生发之气。殿下身为太子，居东宫之位，东方属木，正是四象中“少阳”的方位。所以，恳请殿下在春季禁止杀生、断绝肉食，以顺应春天万物生长的阳和之气。

第四条：奉斋。一年当中有三个月的长斋月，每月有六天斋日，恳请殿下在这些日子吃素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殿下今日能享受如此大的福报，全靠往世积下的善因，如果能在此基础上继续进德修善，福报会越来越大。”

皇太子回复说：“承蒙师父传授妙法四项，我一定牢牢记在心里，在日常生活中奉行。永远凭借这些殊胜的善因，来获得冥冥之中的护佑。”

(1) 观机施教合时宜

玄琬律师的这四条建议，堪称量身定制的典范。他不是随便从经典里几句话让太子去读，而是完全根据太子的身份、处境、需求来设计的：太子将来要统治天下，所以先讲行慈；府中杀生多，所以讲减杀；居东宫属少阳，所以把不杀生和五行养生结合来讲顺气；正享大福，所以提醒要继续积德奉斋。由浅入深，环环相扣，没有一句空话。

(2) 明辨因果探根源

尤其点破一件事：不是亲手杀才算杀，凡是以你的名义、因你的安排而发生的，因果的源头就是你。这种提醒在今天同样适用。比如，一个企业的老板下令做违法的事，执行的虽然是下属，但造业的源头在老板那里。一个家庭主妇吩咐人去买活鸡来杀，动手的虽然是，但造业的关键在于那个吩咐的人。

(3) 善言劝谏化人心

全篇没有批评太子一个字，全是最温和的语言、最实际的建议，让对方自己生惭愧心、欢喜心，这是最高明的教化方式。

(4) 如何随学

自己在给别人提建议时，要像玄琬律师一样，话要说得柔和，条理要清楚，建议要切实可行。劝家人朋友修行，别用命令式，用建议和关心的方式，效果往往最好。而且，修行方式不是只有一种，要应机而设。

9. 明劝断杀，慈济天下

劝断屠杀

唐沙门明贍，素博学，怀抱经济。太宗闻其名，诏入内殿问之。贍广陈政要，因释门以慈救为宗，太宗大悦，下年三善月、月六斋日，普断屠杀。行陈之所，皆置寺焉。

唐朝有一位明贍法师，一向博学多闻，胸怀经世济民的抱负。唐太宗听闻他的名声，下诏请他进入皇宫内殿当面请教。

明贍法师先是广泛地陈述了治国理政的要领，可见他不是只懂佛经，对世间事务同样有深刻见解。然后顺势引入正题，阐述佛教以“慈悲救济”为根本宗旨的道理。

唐太宗听后非常欢喜，随即下令：每年农历正月、五月、九月三个善月，以及每月的六个斋日，全国禁止屠宰、停止杀生买卖。此外，凡是过去曾经发生过战争的地方，一律建造寺院，用以超度阵亡的将士。

(1)先安世事再弘道

明瞻法师先用治国方略得太宗重视，再把佛教的核心精神慈悲利他送进去，如果他只会打坐念佛，太宗未必会听他的。可见，出家人关心社会、了解时务，不是不务正业，恰恰是利益众生的前提。

(2)一言善法济天下

所谓“释门以慈救为宗”，明瞻法师把整个佛教浓缩成一句话，简洁有力，帝王一听就懂，立刻转化为政策。可见，佛法被正确而善巧地表达出来，完全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。

(3)立寺沙场化杀业

在曾经的杀场上建寺院，本身就是从杀生到慈悲的转化。一方面超度亡灵，一方面提醒后人战争只会带来苦难，要珍惜和平。

(4)如何随学

大乘佛弟子要有经世的眼光和济民的情怀，能与时代的问题对话，但核心不离慈悲。实际上，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能影响的范围内推动慈悲之行。比如是管理者，就要善待下属，不搞压打击、精神控制那一套，多关心弱势群体。减少伤害不只是不杀害生命，也包括不伤害、不打压人心，这是现代社会非常需要的慈悲之行。

10.宗劝修忏法，引圣规君

劝修忏法

宋宗，人，出家灵寺。尝为武帝行菩萨五悔法。帝笑谓宗曰：“有何罪，而为忏悔？”宗对曰：“昔至圣，犹云‘违汝’；武亦云‘万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’。圣王引，盖以轨世，下齐圣往古，道思冲，宁得独异？”武帝善之。

南北朝刘宋时期的昙宗法师，是秣陵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带，在灵味寺出家。他曾经为宋武帝刘主持修行菩萨

五悔法，这是一种包含忏悔、劝请、随喜、回向、发愿五个部分的修行法门。

宋武帝是从战场上打出来的皇帝，南征北战、平定天下，一向以自己的功劳自豪。所以在做忏悔法事的时候，他对昙宗法师说：“朕有什么罪过需要忏悔呢？”这话说得既自信又带着几分不以为然。言下之意是，我打下了这片天下，功劳还来不及论，有什么好忏悔的？

昙宗法师回答说：“古代的，是圣中之圣，他还说过‘我有过失，你们要我’。商汤和周武王也说过‘天下万民有过错，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’。这些圣王主动把过错到自己身上，是为了给后世树立榜样、端正世风。陛下您的圣德与这些古代圣王齐平，行事也追求谦和之道，怎么唯独在忏悔这件事上，觉得自己与圣贤不同，而不需要修呢？”

武帝听后，然接受。

(1) 妄执无错，障碍修行

武帝那句笑着说的“朕有何罪”，看似自信，实则是内心最顽固的一道墙。这道墙由三层误解成：

第一层，把忏悔误解为丢人。一般人往往把忏悔等同于自我否定，觉得认错就是承认自己差劲。为了保护“我”的面子，就会拼命证明“我没错”。这不是真的没过失，而是不敢面对内心的弱。

第二层，把功德当成免罪牌。武帝觉得自己平定天下，功劳盖世，哪里还需要忏悔？这恰恰是修行的大，如果不警醒，往往善事做得越大，骄慢藏得越深。拿善行遮掩恶念，以功德滋养慢心，自己却还觉得修行得力，这是最难察觉的堕落。

第三层，把没做坏事当成没有过失。佛法讲的过失，不只是杀人放火才算，起心动念的贪瞋、待人接物的冷漠、该做未做的失责，都是过失。所谓的“我没错”，其实是心不再照镜子了。一旦丧失自，心垢只会越积越厚，自己却还以为一尘不染。

(2) 不争对错，只论归位

昙宗法师的高明，在于他没有站在对立面指责武帝，而是把武帝从高高在上的皇帝拉回到了虚心求道的修行人的位置。

他搬出舜、汤、武王，不是为了讲历史，而是竖起一面镜子，让武帝自己照。这一招分两步走：

第一步，给台阶：“陛下齐圣往古。”先把武帝抬高，说您崇尚圣贤，跟舜禹是一类人。既保住了帝王的尊严，又锁定了他的价值观。

第二步，断退路：“宁得独异？”既然圣王都主动过，陛下您凭什么例外？摆在武帝面前的只剩两条路：要么承认自己不如圣王，要么像圣王一样忏悔。

话说到这里，武帝只能心悦诚服。这就是善知识的善巧之处，不跟他争辩对错，而是通过智慧的引导，让他的心自愿回到那个“愿意改过、愿意修行”的状态。只要肯回头，就还有救。

(3) 位置越高，盲区越大

“圣王引，盖以轨世”这八个字，是送给所有高位者的良药，每个学佛稍久的人都要警：

第一、越有权力，盲区越大。因为身边敢说真话的人少了，很难看清自己的过失。

第二、越有功劳，自我越顽固。过去的成就容易变成今天的负担，让你听不进任何逆耳之言。

第三、越有道理，越缺慈悲。当执著自己全对时，往往只剩下冷硬的正确，而丢掉了体的慈悲。

家庭和团队里最可怕的氛围，就是有人长期处在一种“我是对的，你们都要配合我”的状态。这就是现代版的帝王病，不是存心要害谁，而是打心底觉得需要反省的是别人，不是我。武帝当年就是这个状态，昙宗法师一句话，就把他拉回来了。想一想：你身边，还有没有敢拉你的人？你还愿不愿意被拉回来？

11. 道受罚不欺，守正存诚

受罚不欺

宋道，水人。得法后，大扬洞上之风。宁中，住东京净因。大观中，天宁，上遣使赐紫衣，号定照禅师，表辞不受。上复令开封府李孝寿，朝廷善之意，而楷确然不回。上怒，收付有司。有司知楷忠诚，问曰：“老，有疾乎？”对曰：“无疾。”有司曰：“言有疾，即法免罚。”楷曰：“岂敢疾，而求免罪乎？”太息，受罚，编管州，见者流，楷神色自若。至州，屋而居，学者益亲。明年放自便，乃于菴湖中。

北宋的道楷禅师，是山东沂水人，他是曹洞宗的传承者，得法开悟之后，大力弘扬曹洞宗的禅风。

宋宗宁年间，皇帝下诏让他住持东京（也就是今天河南开封）的净因禅院。大观年间，又任到天宁寺。皇帝派遣使者赐给他紫色袈裟，并封赐“定照禅师”的称号。然而，道楷禅师上表拒绝，坚决不受。皇帝以为他只是客气，又让当时的开封府尹李孝寿，亲自前去传达朝廷奖贤善的意思，希望他接受。然而道楷禅师态度坚定，丝毫不为所动。他这样违抗圣旨，致使皇帝大怒，下令将他交给主管官员处置。

主管的官员知道道楷禅师是个忠诚正直的人，并不忍心惩罚他，想为他脱罪，于是试探性地问道：“长老您身体这么，是不是生病了？”

道楷禅师答道：“没生病。”

官员又提示他说：“您只要说自己有病，按照法律就可以免除处罚了。”

道楷禅师正色道：“我怎么敢假装有病来逃避罪罚呢？”

在场的官听了都长叹不已。道楷禅师最终被罚，发配到山东州，受地方官府监管。看到他被送上路的人，都忍不住落泪。道楷禅师本人却神色自若，安详淡然。

到了淄州，他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。虽然是以获罪之身被发配而来，但各地前来亲近他的学僧反而越来越多，大家更加景仰他。

第二年，皇帝下旨释放他，让他自由行动。道楷禅师便

在芙蓉湖中搭了一间小，安然住下，弘扬禅法，这就是他后来被称为“芙蓉道楷”的由来。

赞曰：荣及而辞，人所难也；辞而致罚，受罚而不欺，不曰难中之难乎？忠良中，何得少此？录之以风世僧。

莲池大师赞叹说：荣华富贵送到面前而能推辞，这已经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了。推辞之后招来处罚，还不肯说一句假话来脱身，这不是难上加难吗？忠臣良将的传记中，怎么能少了这样的人？我在此特意把他的事迹记录下来，作为后世出家人的榜样。

(1) 不欺才是真忠

在传统文化里，忠的最高境界不是顺从，而是不欺。官员暗示道楷：“你说生病了，就能免罚。”而道楷却说：“我宁可去流放，也绝不拿一个字的假话来欺骗。”这种不欺骗，比讨好要尊贵得多。

(2) 坦然顺受逆境

道楷面对流放安然接受，这就是对我们面对逆境最好的教导。生活里总有不顺的时候，比如生病了、破财了、被人了，这时候是怨天尤人，想着为什么是我？还是想尽办法推责任？道楷教我们该承担的就认账，这不是软弱，而是认命从而改命的智慧。哪怕这件事看似不公平，但从三世因果来看，往往有宿世的业因。能不怨恨，惭愧领受，并借此机会改过修善，业力就容易转轻。

(3) 德行更有力量

道楷被流放后，因为没有怨气，结果来亲近他的人反而更多了，这说明德行比顺境更有力量。

这一点值得反复体会。比如在做事的时候怕吃亏，怕坚持原则之后没人理解，怕说了真话被立。但实际未必如此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，你诚实，短期也许吃亏，但长期来看，所有人最终都会靠向那个靠得住的人。诚实不会因为后果严重就变成谎言，正直不会因为代价高就变成协，一时吃的亏，最后都会变成别人对你发自心底的信任。

12. 法眼花讽，喻世浮华

咏花讽谏

后晋江南李后主，召法眼禅师入内庭。时开，主索诗。师乃颂云：“拥对芳丛，由来不同，从今日白，花是去年红。异随露，香晚风，何须待零落，然后始知空。”主叹悟讽意。

五代时期，南唐后主李，有一天召法眼文益禅师进入皇宫内庭。当时正值牡丹花盛开的季节，满园牡丹艳丽无比。李后主一向风雅，喜欢文学，见到这样的美景，便向法眼禅师索要一首诗。

法眼禅师当即出一首偈颂。意思是，我披着粗的毛衲衣，坐在这艳丽的花丛对面，出家人和这满园繁华从来就是然不同的两个世界。我的头发今天又白了几分，花还是像去年一样红。人在一天天老去，花年年照样盛开，可人终会老尽，花终会落尽，谁也留不住。花的艳丽就如同清晨的露水，太阳一出就消散了，花的芬芳也会随着傍晚的风散远去，世间一切美好，都是这样短暂。何必非要等到花瓣落、满地红的那一天，才知道一切终归是空呢？

李后主听了，感叹之余也领悟了其中含劝谏、点化世事无常的深意。

赞曰：诗意，忠爱油然，于言表。后主知而不用，终不免梦里贪欢之悔耳。彼号为诗僧者，品题风月，精推敲，而无于世。以此较之，不亦黄金与土之相去耶！

莲池大师赞叹说：品味这首诗，那种忠诚和爱护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字里行间。可惜李后主虽然悟到了讽谏的用意，却并没有真正去实行，最终还是免不了于梦幻般的享乐而追悔莫及。再看那些号称“诗僧”的人，在风花雪月上面用尽心思、苦苦推敲，作品却对世道人心没有半点帮助。把他们的诗和法眼禅师这首诗放在一起，岂不是黄金与泥土的差距吗？

(1)言借花醒迷君

表面是写花，实际每一句都在敲打李后主：你沉迷于满

园繁华，可想过这些都会消逝？你的头发在变白，还有多少时间浪费在歌舞升平中？法眼禅师没有一句直接批评，没有一句指责的意思，但每个字都在劝谏。不让对方难堪，而是让对方自己去感悟。

(2) 悟而不行终成

李后主完全听懂了，当场就叹悟。可惜感叹之后依然如故，直到国家破败。知道不等于做到，叹悟不等于了悟，真悟必须落实为行动，否则只是一时的情感波动而已。

(3) 如何随学

“何须待零落，然后始知空”这句话对每个人都适用。不要等到生病了，才后悔没在健康的时候好好修行，不要等到老了，才知道人生短暂、寿命无常。现在就是修行的最好时机。

更要警醒自己，不要做知而不用的李后主。听过那么多佛法道理，有多少真正落实到了自身上？如果只是感一下就放过了，和李后主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再者，当看到世间的美景、财富、地位时，要看到背后的无常弱，不要等到一切都没有了才想起四大皆空，要在最繁华的时候保持看破放下的清醒。

13. 综论僧门忠孝，止谤明伦

总论

君子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僧无官守也，僧无言责也，而尽忠如是。谓山林之下无明良喜起之义？人伦莫重于君父，吾故前列僧之孝，后列僧之忠，以释氏无父无君之谤。

古人说，君子即使远离堂，也要心系国家。出家人没有官位需要守护，也没有言官的职责需要履行，然而他们尽忠的心意竟到了这样的程度，谁还能说深山老林中的出家人没有忠君爱国的大义呢？人伦关系中没有比君父更重要的了，所以我在前面了僧人的孝行，在后面了选列僧人的忠行，以此来堵住那些说“佛教无父无君”的诽谤之口。

(1)无责尽忠见本心

出家人不拿，不受官职，没有任何制度上的义务要求他们为国家做什么。没有义务而做，恰恰说明这份忠是从内在流露出来的慈悲心。

这也提醒我们，真正的利他，不是应该我做什么，而是我看见了什么。看见众生苦，自然会去救拔，不需要谁来安排义务。

(2)大忠大孝超世俗

“佛教无父无君”这个批评由来已久。作者用孝门、忠门两大篇幅，以事实回应。出家人离开小家，不是不孝；不做官，不是不忠，而是把孝和忠的范围扩大了。孝一家父母是小孝，视一切众生为父母而行利益是大孝；忠一君主是小忠，忠于道义和众生安乐是大忠。形式上离开了，实质上扩大了，看懂这一层，批评不攻自破。

(3)忠行皆由慈悲起

回看这一门的每一位高僧，康僧会以理折服暴君，佛图澄从刀下救人无数，求那摩为帝王指出正路，僧令帝王断杀禁肉，道楷以不欺的风骨立下榜样，法眼以一首诗道尽无常……方法各不相同，但底色完全一样，都是一种广大的慈悲。他们面对的不是皇帝，而是一个能影响万千人命运的众生。帝王一念之善、一令之仁，可以让千千万万的人免于受苦，劝帝王修善，就是在利益天下无数人民。所以，这些高僧的忠，归根结底不是忠于某个人，而是忠于正法、忠于道义、忠于众生离苦得乐，这就是佛法讲忠与世间讲忠最根本的不同。